

#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完美人物的原型转变

王凌宇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正面完美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中的核心命题之一,同时也构成了理解作家思想演变和美学实践的关键维度。本文以《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对象,考察这一理想人物类型的原型转变及其内在动因。从以基督和堂吉诃德为原型的梅什金到以圣徒为原型的吉洪、马卡尔和佐西玛,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类人物完成了一次从基督式主人公到圣徒式导师的整体转向。这一转向不仅反映了作家对现实主义小说表现神圣性艺术边界的深刻认知,更体现了他在东正教信仰传统中为理想人物寻找恰当存在方式的持续探索。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正面完美的人; 圣徒传统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塑造一个“正面完美的人”(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прекрасный человек)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核心目的之一。围绕这一命题,学界现有研究形成了两条路径:其一聚焦于《白痴》中梅什金的基督原型问题;另一条路径则分别从东正教传统、长老制或圣徒传诗学传统出发,讨论《群魔》中的吉洪主教、《少年》中的马卡尔老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的原型和精神内涵。但这些研究往往孤立地处理某一人物或某一文本,缺乏对“正面完美的人”这一命题在晚期四部长篇小说中演变历程历时性的系统考察。

陀氏对“正面完美的人”的关注缘于对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社会精神危机的回应。1859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重返文坛之际,俄国正面临严重的道德和社会危机。当时的俄国处于农奴制改革前期,社会固有的阶级形态被彻底改变,传统贵族地主的道德观已经瓦解,陀氏及一些感到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俄国社会塑造一个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生活坚决要求 19 世纪后半叶的俄国文学塑造有现实生活依据而又积极有为的正面人物形象。”(弗里德连杰尔 1994: 214)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派在《怎么办》中塑造的“新人”率先回应了这一需求。但这种基于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塑造的理想化形象很难令陀思妥耶夫斯基信服。因此,他不仅在《地下室手记》中与他们论战,同时,陀氏自己也开始尝试塑造一个符合他的宗教价值观,能够将现实与理想原则结合起来的“正面完美的人”形象。《白痴》标志着这一探索的首次系统性艺术实验。

## 2 基督公爵或堂吉诃德——梅什金的双重原型

塑造一个“正面完美的人”是陀氏创作《白痴》的主要目标。在 1867 年 12 月 31 日写给迈科夫的信中,他提到了新写作计划:“很早就有一个想法苦苦折磨我……这个思想就是塑造一个十分美好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f: 521—522)。这一“十分美好的人”就是

梅什金的雏形。在随后与侄女索菲亚的通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他为梅什金选定的原型：“小说的主要思想是要刻画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美是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的或是欧洲的理想——都还远远尚未形成。在世界上仅仅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个无与伦比，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绝顶的奇迹……在基督教文学的许多美好人物之中最完美的是堂吉诃德。而他之所以美好，只因为他同时又是可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f: 532）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堂吉诃德与基督同时作为自己塑造完美人物的原型，表明作家并没有把堂吉诃德看做一个简单的滑稽讽刺人物，而是把他看做一个几乎与基督相同的接近于完美的文学人物。

堂吉诃德获得陀氏的青睐与此作品在俄国的接受情况有关。可以说，堂吉诃德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引起了一场造神运动：“俄罗斯人不仅将《堂吉诃德》视为一部天才的书，而且视为有关人的使命的寓言，并将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视为先知或假先知，关于他的神话可以作为开启俄罗斯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事件的钥匙。”（巴格诺 2018: 5）陀氏的同时代作家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1860）一文中盛赞堂吉诃德是一个忠于理想的斗士，是一个完全无私的人：“堂吉诃德全心全意地忠诚于他的理想，为此他准备忍受一切苦难，牺牲生命；他珍惜自己生命的程度，全由其能否体现出理想，能否在人间确立真理和公正而定。”（邱运华 2015: 382）陀氏对堂吉诃德精神的理解与屠格涅夫类似。特别是在他创作晚期的《作家日记》中将《堂吉诃德》称为“迄今为止人类思想最杰出、最伟大的成就，这是人所能表达的最辛辣的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d: 253）在陀氏看来，堂吉诃德的伟大在于他在幻想中接近了最高真理，他的疯狂不是源于病态的自我认知，而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正是在这种俄国文学对堂吉诃德的独特阐释背景下，陀氏才将这一形象与基督并置，作为梅什金的双重原型。

梅什金身上同时承载着基督原型和堂吉诃德原型的张力。从基督原型来看，他的身上体现了基督式无条件的爱、彻底的谦卑和自我牺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光照式的面孔，特别是他在癫痫发作前超验式的瞬间体验，都指向基督的神性维度。梅什金与堂吉诃德的相似性则被阿格拉娅敏锐地发觉。她在晚会上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可怜的骑士》，有意将公爵与这个俄国版本的堂吉诃德联系起来。然而阿格拉娅的类比恰恰忽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看重的“可笑”特质。梅什金因不合时宜的举动被称为白痴，在众人的权谋中表现出彻底的坦诚。他的可笑源于纯粹的善与世界的恶之间的对比。这种因为可笑带来的崇高，使梅什金在精神上贴近于堂吉诃德。

这种对文学化基督形象的书写与 19 世纪欧洲对基督形象的人性化诠释这一宏观思想背景密切相关。法国哲学家勒南的《耶稣传》是这一时期最成功消解基督神性的著作之一。陀氏在创作《白痴》期间曾经阅读此书，在小说的创作手稿中亦有提及。与勒南不同，陀氏并非将基督降格为历史人物，而是在基督降临近两千年之后，探索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能否存在于 19 世纪的现实世界。在 1876 年《作家日记》的准备材料中，陀氏写道：“就地球上能够显示的上帝而言，基督就是上帝。”（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2: 244）在这一神学前提下，效法基督成为人的根本使命。梅什金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被塑造为人性化的基督形象——他的神性内嵌于人性之中，纳斯塔西娅拒绝公爵的求婚后，在告别时说：“别了，公爵，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a: 240）她将公爵称作真正的人，这个称谓在她所处的欲望与算计的世界中是最高的赞美，却也划定了梅什金存在的边界，他是完善的人，而不是救世主。

梅什金从瑞士疗养院直接降临到彼得堡社会，缺乏在俄罗斯现实中成长的经验。小说开篇时，他刚从国外归来，对俄国一无所知。这种局外人的身份一方面使他远离俄国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的善是抽象的、先验的。在叙事层面上看，由于梅什金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不可能对情节中的事件置身事外。对尘世的不断介入迫使他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人性，

神性与人性的平衡被打破，他从神性的顶端不断滑落，逐渐陷入尘世旋涡之中。有研究者甚至从“反基督”维度对梅什金进行了逆向阐释，认为梅什金对纳斯塔西娅等身边人付出的不是积极的爱，而是卢梭道德准则下的怜悯，因此而不具备拯救能力（A. Dyer 2021）。小说以纳斯塔西娅被杀，公爵彻底变成白痴结尾。陀氏在写给索菲亚的信中坦承：“整部长篇小说的撰写和构思几乎全是为了这小说的结局。”（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f: 580）这一结局是主动的叙事设计，也承认了现实主义小说在容纳绝对的善时所触及的内在边界。

### 3 从“基督公爵”到“圣徒导师”：《白痴》后完美人物类型的范型转向

《白痴》出版后并没有获得陀氏预想中的成功。虽然小说本身收到了许多正面评价，公众对梅什金公爵这一形象却反应冷淡，一些评论家认为梅什金这一形象脱离了俄国现实，不切实际。如文学评论家米纳耶夫（Д.Д. Минаев）就撰文称“《白痴》不是长篇小说，而是‘童话’……其中没有人物，只有一些受作者摆布的提线木偶。”（В.А. Викторovich, О.В. Захаров. 2021: 217—218）对此，陀氏在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为《白痴》的社会现实意义辩解：“难道我的离奇的《白痴》不是现实，而且还是十分平常的现实吗！”（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g: 624）不过，在同一封信中，陀氏也承认自己对这部长篇小说确实有许多不满之处。这些不满来自梅什金并没有成为他计划中可以与革命民主主义的“新人”形象对抗的理想人物。

对此莫丘利斯基评论道：“塑造正面完美的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完美的人就是圣徒，而神圣性不是文学书写的主题。想要塑造圣徒的形象，作家本人就应该成为圣徒。神圣性是一种奇迹，作家无法成为奇迹的创造者。只有基督是神圣的，但创作关于基督的小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了曾经折磨过果戈里的宗教问题。”（К.В. Мочульский 1980: 282）莫丘利斯基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未能从叙事层面说明神圣性为何无法通过小说传达。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人公必须在小说情节中接受考验，而神圣性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产生损耗。

在《白痴》之后，陀氏产生了具有圣徒传内在属性的《大罪人传》（Житие Великого Грешника）构想。小说将讲述一个“一个犯过刑事罪、身体早熟、道德败坏的十三岁男孩……”（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g: 730）在经历了金钱、无神论和情欲诱惑后，最后通过苦修和流浪走向皈依。陀氏将其视为一生的总结之作，计划以五部中篇小说书写主人公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小说中还将出现一个新的人物类型，即以吉洪·扎顿斯基为原型的东正教修士形象，他将作为主人公的精神导师，影响主人公的一生。这一构想标志着陀氏找到了化解梅什金困境的新方案，即不再让“正面完美的人”作为直接介入情节的主人公，而是让他作为精神导师，通过与成长中的灵魂的关系来展现神圣性。

《大罪人传》虽未完成，其人物构思却被先后分配至《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圣徒传的体裁特质也随之影响了这三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吉洪主教、马卡尔老人和佐西玛长老这些圣徒式形象不再作为承受考验的主人公出现，而是作为神性超越了人性的概念性人物，其人物个性在文本中几乎没有成长变化的轨迹。这一特点与圣徒传的写作传统内在相关。巴赫金指出，（圣徒传）“作者的虔敬态度不允许个人的首创精神，不允许个人选择表达方法；因为这里作者要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由个人承担责任的积极性”（巴赫金 2009: 291）。所有的圣徒传本质上都是对《圣经》及既有圣徒传记的模仿与补充，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创作。同时，圣徒传的书写目的也不在于还原历史，记录圣徒的尘世生活不过是向信徒展现通往天国之路径的手段。“因此，圣徒传作者经常有意消除主人公的个性，他的尘世特征，仅仅留下典型的、规范的、天赐的特征。”（Владимир (Швец), архимандрит, С.Б. Сорочан 2018: 60）陀氏对圣徒传体裁特质的借鉴，正体现在这种对人物个性有意淡化之中。

同圣徒传中的圣徒类似，陀氏塑造的尘世圣徒形象是小说世界中的理想人物，他们作为小说中判断他人行动的道德标准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并不直接参与事件的发展，仅充当小

说中主人公的精神导师角色。小说的主人公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圣徒，其未来是不确定的。在圣徒导师与学生（成长中的圣徒）的双向互补关系中展现出完美人物的理想。《群魔》中的吉洪主教是陀氏依照圣徒传原则塑造完美人物的首次尝试。

《群魔》中涉及吉洪主教的主要情节在《谒见吉洪》一章，他作为斯塔夫罗金忏悔的倾听者出现。与梅什金不同，吉洪并没有介入小说的主要情节，他的全部作用限于阅读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并做出回应。然而，正是在这个被严格限定的叙事空间中，吉洪展现出与梅什金迥异的精神力量。斯塔夫罗金在自白书中刻意以事不关己的语气分析自己犯罪时的心理变化，吉洪则引导他正视这种姿态本身所隐含的问题：“你似乎在欣赏自己的心理，为每个细节自诩，唯求读者惊奇于您的无情。”（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b: 865）由此，吉洪揭示了斯塔夫罗金忏悔的核心问题，即他试图用自我羞辱来向他人发起挑战以满足自己的高傲心理。如果说梅什金以受苦为中心理解人，因而首先看到玛丽和纳斯塔西娅的不幸，那么吉洪则以悔改为中心理解人，因而首先辨识出斯塔夫罗金的高傲之罪。然而，吉洪作为“正面完美的人”的形象在《群魔》中仍是不完整的。小说初次在俄国发表时，《谒见吉洪》这一最关键章节被删去，吉洪的形象因此未能得到充分展开，仅以素描的方式留存于文本中。

《少年》中的马卡尔老人是陀氏将完美人物从修道院场景向民间信仰土壤的延伸。马卡尔是一个在俄罗斯大地漫游的朝圣者，他的精神权威不来自于教会，而来自于民间圣徒传统中以苦修和虔敬修复自身中上帝形象的灵性实践。《少年》以私生子阿尔卡季的精神成长为核心叙事，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十分接近教育小说。小说主人公阿尔卡季最初追随生父维尔希洛夫，却发现这个无神论者的精神世界空洞而分裂；他在彼得堡迅速堕落为赌徒，直到马卡尔出场才终止了这一下坠进程。教育小说的体裁逻辑要求主人公在误入歧途时获得导师的引导，马卡尔正是在这一功能位置上完成了他作为完美人物的使命——他向少年展现了“好品行”（благообразие）。这个由“善”（благо）与“形象”（образ）构成的词汇在圣像画传统中指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人，马卡尔即是在自身恢复了上帝形象的民间圣徒。与吉洪相比，马卡尔的导师功能更为完整，他在教育小说的时间结构中真正参与了阿尔卡季从堕落走向觉醒的转变过程。马卡尔形象通过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这种感受性的叙述方式保护了马卡尔的神圣性免受叙事过度剖析的威胁。通过在《少年》中建立起马卡尔老人与阿尔卡季之间精神导师与学生的关系，陀氏给出了在年轻一代中进行道德教育的范式，那就是他在《作家日记》中反复强调的：“崇拜人民的真理，以人民的真理为真理，即使这种真理有的是来自《每月念诵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d: 211）

莫丘利斯基对陀氏在《白痴》之后塑造的完美人物做出了精要概括。他认为，从吉洪开始，陀氏表现“正面完美的人”形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继《白痴》之后，陀氏是从两个方面在《大罪人传》中表现‘正面完美的人’的：圣徒吉洪的伟大形象（静态概念）和与其对立的正在形成中的未来圣徒形象（动态变化）。”（К.В. Мочульский 1995: 419）这种圣徒导师与学生的双向互补关系为《白痴》的艺术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圣徒导师作为超越性的精神坐标，其静态性避免了神圣性在情节推进中的消解；而成长中的学生作为小说主人公，则在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中完成动态的精神历程。这一结构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与阿廖沙身上获得了最为完备的艺术实现。

#### 4 佐西玛长老与“俄罗斯修士”理想

1876年，陀氏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曾想（现在也想）写一写谈论文学的东西，也就是写一写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没有任何人写过的东西：关于纯粹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g: 211）陀氏在信中所说的“纯粹的美”就是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计划，他将在小说中塑造一个精神完美的人即佐西玛长老，这也是他塑造“正面完美之人”多次尝试后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佐西玛长老是陀氏对圣徒式完美人物最为成熟的艺术实现。与吉洪的素描式呈现和马卡尔的片段式出场不同，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为佐西玛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圣徒传记——小说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以阿廖沙的记录为框架，讲述了佐西玛从尘世之人到修道院长老的生命历程。这一卷的叙事结构遵循了东正教圣徒传的经典模式：早年的世俗生活与罪、关键性的精神转变、弃世修道、以及临终前的教诲与遗训。佐西玛年轻时是一名军官，生活放荡，因嫉妒而向情敌发起决斗；决斗前夜，亡兄马克尔“每个人在所有人面前都有罪”的话语在他心中复活，他在决斗场上向对手鞠躬致歉，随即辞去军职，遁入修道院。这一从罪人悔改并皈依的灵性轨迹完整地再现了《大罪人传》构想中的核心叙事结构。与吉洪和马卡尔不同，佐西玛不仅具有圣徒导师的功能，而且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圣徒传，这使他成为陀氏笔下唯一一个在叙事形式上完整符合圣徒传叙事规范的完美人物。同时，第六卷的圣徒传叙事赋予了佐西玛一个吉洪和马卡尔所不具备的维度，即一个曾经的罪人。吉洪在文本中几乎没有过去，马卡尔虽有漫长的朝圣经历但缺乏明确的堕落叙事，而佐西玛的神圣性建立在一段清晰可辨的罪与悔改的经历之上。作为“正面完美之人”，佐西玛的完善性不是先验的，而是在时间中生成的。这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使佐西玛在保持圣徒传人物形象特质的同时获得了现实主义人物的可信度。

佐西玛长老的原型一直是陀学研究者乐于考据的热点问题。奥普塔修道院的阿姆夫罗西长老、吉洪·扎顿斯基、云游修士帕尔费尼、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和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都被认为是佐西玛的原型。1878年5月，陀氏丧子之痛后在索洛维约夫(В.М. Соловьёв)陪伴下前往奥普塔修道院，与阿姆夫罗西长老进行了两次单独谈话，这次会面对佐西玛形象的最终定型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陀氏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某个特定圣徒身上。正如莫丘利斯基所言：“作家自由地改造了圣徒传材料，并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圣(святость)类型，既不同于18世纪的心灵宗教(религия сердца)，也不同于奥普塔修道院的长老制”(К.В. Мочульский 1995: 541)。佐西玛长老的形象既不同于19世纪俄国教会中普遍出现的苦行修士，也不是对某一特定圣徒的艺术性重塑，这一形象是陀氏对东正教信仰的终极思辨。“佐西玛长老的教诲不是抽象而教条的教义教规，其目的在于唤醒人身上真正的宗教体验和自由的宗教沉思。”(Д. Григорьев 2001: 153)

陀氏不仅将佐西玛塑造成小说的精神中心，还介绍了俄罗斯的长老和修道制度。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卷中，陀氏借叙述者之口详细介绍了长老制：“长老——这就是把您的灵魂纳入自己的灵魂，把您的意志纳入自己的意志的人。您一旦选定了长老，就应当清心寡欲，完全弃绝一切，绝对服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c: 35)作为精神导师的圣徒与学生的关系由此被具化为长老(佐西玛)与见习修士(阿廖沙)的关系。“长老和见习修士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以前未曾出现过的人学现象。年轻的静修主义者必须彻底放弃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彻底服从长老。”(霍鲁日 2010: 89)与马卡尔和阿尔卡季的关系相比，佐西玛对阿廖沙的影响更为深入，不仅包含存在方式的示范，更包含明确的精神嘱托。佐西玛临终前嘱咐阿廖沙离开修道院，在尘世中经受理练，然后再返回修道院。佐西玛的死亡与阿廖沙的出走构成了叙事上的交接，导师在完成使命后退场，学生则带着导师的教诲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

佐西玛的临终嘱托是陀氏晚期关于俄罗斯民族性(народность)思考的集中体现。在1870年致迈科夫的信中，陀氏写道：“谁失去了自己的人民和人民性，谁就丧失了对祖国的信仰和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f: 765)在1880年致布拉戈恩拉沃夫的信中，这一判断被进一步明确化：“否定人民性的人也就否定了信仰。在我们这里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全部人民性都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g: 1243)在陀氏的思想体系中，“народность”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概念，而是一个宗教范畴，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性就在于他们对基督的信仰。

这一命题构成了理解佐西玛教诲的思想前提。在小说第六卷中，佐西玛直接将修道院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俄罗斯修道院自古以来跟人民在一起。如果百姓彼此分离，处于孤寂之中，我们也彼此分离，处于孤寂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c: 498）他将修士的使命定义为守护人民的信仰：“要爱护百姓，保护他们的心灵。要一边静修一边教育他们。这就是你们作为一名修士应该建立的功德，因为我们的老百姓是心怀上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c: 498）佐西玛由此建立的逻辑是：人民是信仰的承载者，修道院是信仰的守护者，因此修道院的使命不是远离人民，而是与人民在一起。这一入世的精神方向与传统东正教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形成了张力。佐西玛要求的不是避世苦修，而是以积极的爱（*деятельная любовь*）回应人民的苦难。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陀氏将第六卷命名为“俄罗斯修士”而非“佐西玛长老”。俄罗斯修士所指向的，是一种将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民族性融为一体的人格典范。陀氏并没有将这一典范局限在历史之中，他认为，“也许在当代俄罗斯寺院中有很多悲天悯人、内心苦闷、心地纯洁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自由主义精神都无济于事，寺院才是出路，才是难以抑制的精神需求。”（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e: 1114）正如佐西玛所说：“（他们（俄罗斯修士）在潜心修道中继承远古的教父、使徒和殉教者的传统，完好而又不加歪曲地保存着基督的形象，坚持上帝真理的纯洁性，一旦需要，便将基督的形象显示于世界上摇摇欲坠的真理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c: 495）在陀氏看来，俄国社会精神危机的根源在于教育阶层与人民之间的断裂。俄罗斯修士理想正是弥合这一断裂的方案：修士作为信仰与民族性之间的中介，将人民中保存的基督真理传递给迷失方向的年轻一代。阿廖沙作为佐西玛的学生离开修道院进入尘世，正是这一中介功能的实践。而要实现这种理想的最终目标，则需要在整个世界实现基督化，即实现伊万·卡拉马佐夫和帕伊西神父所说的“国家变成教会，在普天下成为教会”（陀思妥耶夫斯基 2010c: 40）。这就是“俄罗斯修士”的使命。

## 5 结束语

在《白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人物原型完成了一次从基督式主人公到圣徒式导师的整体转向。梅什金作为兼具基督理想与堂吉诃德个性的复合形象，体现了作家试图让“正面完美的人”进入现实主义小说的第一次系统实验。然而梅什金身上显现出来的并不是神圣性的自明，而恰恰是它在欲望、误解与偶然性交错围困之中的不断耗损。梅什金越是趋近他人的痛苦，越是试图以个人之善承担他人的命运，他作为“基督公爵”的完整轮廓便越难维持。《白痴》遭遇的艺术困境是现实主义小说在表现绝对的善时所触及的内在边界。

此后，陀氏的探索转入另一条路径，经由吉洪与马卡尔的过渡性探索，逐步将“正面完美的人”转化为以忏悔和谦恭为核心的东正教圣徒范型。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玛长老及其与阿廖沙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标志着这一理想人物类型的相对成熟。佐西玛身上所体现的“俄罗斯修士”理想将这一完美人物重新安置在俄罗斯民族性的信仰根基之上，使其获得了梅什金所缺乏的现实土壤。陀氏在《白痴》之后并非放弃了“正面完美的人”的构想，而是为其找到了更适合小说艺术和东正教信仰表达的方式。

## 参考文献

- [1]Dyer A. Dostoevsky's Idiot: Prince Myshkin as Anti-Christ[J]. Symposium, 2021(2).
- [2]Викторович В.А., Захаров О.В.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1845-1881[М]. Москва.: Лига, 2021.
- [3]Владимир (Швец), архимандрит, Сорочан С.Б. Введение в агиографию: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М]. Харьков: Майдан, 2018.
- [4]Григорьев Д.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16[С]. СПб.: Наука, 2001.

- [5]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24[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2.
- [6]Мочульский К.В. Гоголь, Соловьё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M].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 [7]Мочульский К.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M]. Париж: YMCA-PRESS, 1980.
- [8]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1卷[M]. 钱中文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9]巴格诺. 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与俄罗斯的堂吉珂德精神[J]. 夏忠宪译. 俄罗斯文艺, 2018(2).
- [10]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9卷. 白痴(上)[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a.
- [11]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2卷. 群魔(下)[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b.
- [12]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5卷.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c.
- [13]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9卷. 作家日记(上)[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d.
- [14]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19卷. 作家日记(下)[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e.
- [15]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21卷. 书信集(上)[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f.
- [16]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22卷. 书信集(下)[M]. 陈焱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g.
- [17]弗里德连杰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M]. 陆人豪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 [18]霍鲁日, 张百春. 拜占庭与俄国的静修主义[J]. 世界哲学, 2010(2).
- [19]邱运华. 俄罗斯文学思想 1800—1900 选读[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The Archetyp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deal Character in Dostoevsky's Novels

Wang Ling-yu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vely beautiful person” stands as one of the central concerns in Dostoevsky's later works, and constitutes a key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writer's thought and aesthetic practice. Focusing on *The Idiot*, *Demons*, *The Adolescent*,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rchetypal transformation of this ideal character type and its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rom Myshkin, modeled on Christ and Don Quixote, to the saint-based figures of Tikhon, Makar, and Zosima, Dostoevsky effected an overall shift from the Christ-like protagonist to the saintly mentor. This shift reflects not only the writer's profound awareness of the artistic limits of representing holiness within the realist novel, but also his sustained effort to find an appropriate mode of existence for the ideal character within the Eastern Orthodox spiritual tradition.

**Keywords:** Dostoevsky; the positively beautiful person; hagiographic tradition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费项目“古罗斯文学传统视阈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研究”(2023-KYYWF-15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凌宇(1990—),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 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 2025-07-31

**[责任编辑: 刘 锐]**